

老照片背后是革命魂

□张立春

父亲生前为纪念战友收藏了许多照片。自从我记事起,这些照片就被父亲挂在家里唯一的一间土坯房的北墙上。我们吃饭睡觉、母亲烧火做饭都在这一间屋子里,照片即便是被装裱在了玻璃相框内,也难免会被无孔不入的煤烟灰尘污染。

每到过年,父亲总会把它们轻轻摘下,小心翼翼地擦拭,再一一翻贴在清洗过的相框玻璃上,盖上薄木板,加固,并用母亲和好的糨糊密封,端详良久,郑重地把它们挂回墙上。

我是听着照片里的故事长大的,父亲每次讲到那些与他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眼里总是含着泪花。我知道,这些照片里,有抵抗日本侵略主义的八路军战士,有争取全民族解放的解放军战士,也有为保家卫国而赴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为取得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许多人已经壮烈牺牲,化作了不屈的民族魂。照片凝聚了父亲对昔日战友的无限缅怀,也把照片里照片外的无数革命英烈的风姿永远定格在历史上的那个年代。

左边这张照片拍摄于1952年1月29日,是山东渤海军区司令部侦察队(编入志愿军二十四



前排右数第二名是我的父亲张洪礼。

军)由河南开封出发,赴朝鲜战场的途中,经山东德州稍作休整时拍摄的最后合影。照片中,前排右数第二位是我的父亲张洪礼,当年二十五岁,任志愿军二十四军七十师二十四团五连班长职务。右图是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在江苏省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拍摄的毕业证件照。

父亲年少时,家庭贫困,不甘忍受旧社会势力压迫,决心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十四岁那年进了日伪军炮楼内部打杂,意在侦察敌情,给八路军通风报信。一次,他得知日军要运送一

批物资经过附近路段,便立即将情报送出去。

八路军根据日期,提前埋伏在了道路两旁的青纱帐内。战斗打响,鬼子伤亡五人,八路军毫发无损,还缴获了鬼子的两匹战马。此后,父亲被安排到营部当了通讯员。194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所在的八路军营部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渤海军区司令部,父亲被安排到山东渤海军区司令部侦察队任侦察员工作,肩负着司令部安排的锄奸剿匪任务。曾与



父亲毕业照

侦察队同志们在河南的郑州、开封,山东的沂口、晏城(今齐河)、益都(今青州)、泰安、兖州、章丘等地作战,包括江苏省和整个上海市以及浙江的杭州都有他们为取得解放事业的胜利而战斗过的足迹。

在济南,他们攻打鹤山;在晏城,他们智擒土匪司令;在杭州,他们大公无私,把在资本家家中地下藏有的大量黄金的发现报给上级;在上海,他们英勇无畏,与训练有素的美蒋特务周旋,经化装侦察、精心部署,三个月内端掉两个特务组织。1952

年,他们参加了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再一次冲进了枪林弹雨之中。

父亲曾讲到,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敌人每次进攻前,都会先派敌机来轰炸,几番轰炸过后,漫山的松树被炸断,炮弹皮、碎石子成堆成片。敌人来攻,志愿军便迅速冲出山洞进入提前挖好的战壕内投入战斗。当时作战环境恶劣,低温严寒,缺水严重,只能用山上的积雪拌着炒面充饥,志愿军战士为保家卫国,舍生忘死,顽强作战。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有的人胜利回国,有的人血染疆场。父亲九死一生,但长年的战争生活却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在战场上他忍着病痛,坚持作战,照顾受伤战友。战争结束后,他忘记病痛,认真工作,虽不富裕却周济更穷的乡邻。患胃病多年,却因家境贫寒无钱医治而转成胃癌,于1979年5月29日去世。临终前,他叮嘱家人:“绝不能给政府添麻烦,不能向政府要一分钱,比起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生病算什么,我还多活了这些年呢!”

父亲去世后,这些旧照片便交由我保存。照片有模糊到看不清的时候,人的生命也有尽头,而故事却可以一代一代地讲颂下去,革命精神也是永远都不会被风化的。



有时我也像一只白鸽,自由飞翔。 花开琉璃 摄

走呀,到商河

□于进水

走呀,咱们到商河,
去看一看鼓子秧歌,
扭出的一马平川,
和麦浪在大地的雕琢

走呀,咱们到商河,
去尝一尝火烙的馍,
酥成的层层云朵,
和杨絮在天空的袅娜

走呀,咱们到商河,
去拜一拜许商的苦囊,
化孕的千年木铎,
和老豆腐舌尖上的嫩醇

走呀,到商河,
商河,暖和!
暖眼的蓝天白云,
暖身的温泉泊,
在国学堂的丝竹声中,
拂风浴日波

高考之后话人生

□老三届生

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对于绝大多数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你相信吗?高考对于我和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曾是令人十分奢望的一件事。

我是1967年秋应该在商河一中毕业和参加高考的,然而,此前一年的5月,突然,一道命令,国家开始要求正在读高中的所有学生参加全国学生大串联。紧接着,7月份,高考制度被取消。于是,当时的我们,被视为“毛主席的客人”,免费食宿和乘车到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汇入到全国学生的大串联中。这场串联,一直延续到1968年初,使1966、1967、1968这三年应该毕业的三届学生,于1968年的农历三、四月份一块被毕业,接着又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我们那一代人最初的

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

1970年后,有些高校开始招收被推荐的“根红苗正”的工农兵学员,但我的家庭出身不“红”,缺少这样的机遇;所幸,当时我的成绩还好,被一邻村请去当了民办教师。

时光一晃又过了三年,197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

终于可以凭借知识考大学了!

我在当时的龙桑寺刘集考区参加了高考,并取得了全考区第二名的好成绩。

然而这一年,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在试卷上写信诉说自己作为生产队长,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像别人那样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并对“别人”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不承想,随着这件事情被宣扬开来,那一年的高考录取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录取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

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我和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又被击得粉碎。

我的最后一次高考是在1977年。这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且报考条件放得非常宽,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加了考试。

当年,我32岁,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当时,我没有复习大纲,没有辅导材料,白天还要给学生上课,所以,只能在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其实,也谈不上复习,因为从听到消息到进入考场只有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根本复习不过来,只能凭以前的知识底子。

这次高考,全国共有40.1万人考上大学,平均录取比例为29:1。我所在的龙桑寺刘集考区一共上线五人,我在其内,且分数第一;不过,由于身体患有高血压的缘故,最终我还是没有被大学录取,由此也促成我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了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工作,并于

2005年光荣退休。

当年的高考试卷,如果让今天的考生来做,恐怕个个都能上线,太简单了。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考卷,当时,也出过一些笑话。如:有考生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考生填“醋”是山西的简称;还有一位考生,面对天书般的英语试卷,用抓阄的方法,居然蒙了30多分,从而进了一所外语学院。

往事如烟,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越来越远的高考往事,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传奇回忆。现在对高考视若猛虎的学子,可能无法想象我们当年盼望这场考试的那种热忱。但无论如何,一定要认真对待人生路上最值得玩味的这场考试,无论成功与否,都要倍加珍惜如今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己宝贵的青春时光,多学知识,多练技能,多修品行,那么,你们今后的路,一定会走得更加坚定和踏实。

征集令

为了给商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商河》特开辟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商河地理”、“商河文化”、“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商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商河地理”主要介绍商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商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jrshfk@163.com QQ群:239943220